

从小我就非常喜欢读书,很多有趣的文学名著,塞满了我的少年时代。当时读《水浒传》,感觉故事极其热闹。读《三国演义》,到处密布着明枪暗箭。赶上《石头记》,全部看懂书里的东西,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后来,随着一步一步阅读层次更深入之后,中国古典文学就从精读《史记》开始了。

对我而言,什么都可以舍弃,但是古书绝不能放手。正是因为这种偏爱,所谓的“偏科”,随之越来越明朗了。那时,我潜意识里认为远离理科以后,自己必定从文。这种想法暗示着我,使我对理科越来越不适应。我的兴趣全然沉醉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。显然,我的童年跟青年暗藏着的最大缺憾,便是理科成绩实在太差了。

我当然有另外一面,思维比较活躍,感性思维则是跳跃型的。记得爷爷曾对我说:“你说话,这句没说完,又跳到另外一个主题上去了。”这种思维的膨胀,像跨栏似的跳跃,正反映了一个人的思维,在文学上比较富于联想。看一滴水,可以想到大海;瞥一粒飞舞的

少年读书时

□从维熙

萤火虫,可以想到漫天的朝霞。所谓一叶知秋,老树掉了一片叶子,会引起不同人群的多愁善感。

在农村生活时,南燕北归,也能引起我很多悲凉或与年龄不相称的思绪。这算不算文学里面必需的东西呢?自己感觉,应当是算的吧。仔细想想,古代《诗经》的开篇之作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这四句话中的前两句是说,有一只水鸟在河滩上鸣叫。这就是诗歌发挥的想象,绝非鸟儿在那里。毕竟,鸟儿是没有思维的,作家、文人却把它具象化了,把它变成一种感情的媒介,促使它更感性化、更人性化,它的活动也变得有趣起来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跟陆文夫和张弦一起

游览长白山,参观著名的天池。当汽车在长白山里穿梭时,忽然看到有一种很别致的松树,名叫落叶松。落叶松长得不够粗,但是树挺高大。旁边还有好多白桦树。大家知道,白桦树的外貌非常温柔,像身穿白衣素裙的少女。我跟文夫随即有感而发。我说:“看那些落叶松,像不像一艘海盗船上的强盗?”陆文夫接过来说:“白桦林就是一群身穿素装的少女。”这是我们俩各自对形象的具体描述,当然,也联想、升华到了人。张弦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,他说:“这就是一艘海盗船,到这里来,把这白衣素裙的少女,全装上船以后带走了……”

其实,这就是一个文学构思与升华的过程。看来,文学离开联想是不行的。人们可以读到李白那首短诗: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诗人只不过看见了飞泻的瀑布,想到的却是天上的银河决堤,瞬间流到地下了。显然,这种艺术细胞并非是人人都有的。在文学这片广阔的天地当中,包容着人类精神的想象,实在是太多、太庞杂了。

三个层次 听懂音乐

□艾伦·科普兰

从三个层次上来听音乐。

1.最简单的听音乐的方式,就是纯粹为了声音悦耳,这就是感官层次。在这个层次听音乐,不用做任何思考。把收音机打开,一边做着其他的事情,便可以心不在焉地沉浸在音乐中了。令人惊讶的是,不少自认为合格的音乐爱好者都过于沉溺于听音乐的这个层次。在听音乐的这个初级层次,采取自觉的聆听方式会更有价值。

2.听到这个音乐后你的自我感受,或安详宁静或朝气蓬勃;或暴怒或喜悦等。

3.作曲家大都会回避音乐表达内容的问题。一个人要准确无误地解释说明一首作品的含义,还要使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,只有老天才知道这么多困难。个人认为,可以通过下面简单的问答加以说明:“音乐有意义吗?”我的回答是“有的”。“你能用语言把这个意义说清楚吗?”我的回答是“不能”。有些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不满意,他们总希望音乐有一个意义,这个意义越具体,他们就越喜欢。

音乐能让他们联想起一列火车、一场暴风雨……越是他们熟悉的构想,对他们来说就越富有表现力。而我认为,音乐在不同的时刻有不同的表达,甚至可以表达任何语言都无法言说的意义。

当然,人们不会在某个单一的层面上听音乐,所要做的就是使各个层面相互联接,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欣赏。只有当你更自觉更有意识地去听,而且是带着某些目的去听,才能加深对音乐的理解。

城市笔记

谁还没个诗意的网名啊

□郁海红

部门工作群,一早有人上传了微信付款截图说:常年在新村门口的蛋饼摊买饼,今天自己没带现金,就用微信支付了。看对方微信名叫“倾国倾城”,于是转身又仔细看了一眼面前皮肤黝黑、体态丰满的年近五十的女摊主。

立马有一条秒回:这有啥呀,上次地铁口有一老年乞丐,非拉着我献爱心,我推说没零钱,他让我扫他支付宝或微信,无奈只好扫了他的微信捐了两元,他的微信名叫“天地任逍遥”。

这下热闹了,有说自己老爸微信名叫“云水禅心”,是因为他喜欢听同名古筝曲;有说自己小妹妹的上司微信和小妹妹同名,叫“一米阳光”,气得她把自己微信昵称改成了“红尘多可笑”。部门老大姐说,我本名里有个燕字,原本网名叫“燕儿在林梢”,有人说我这名暴露了年龄,一看就是读着琼瑶的书变老的,我一气生就改成了现在的“左右手都是慢动作”。今年刚入职的网名叫“像风一样自由”的

部门小帅哥说,我奶奶今年七十五岁了,是社区老年模特队的队长,微信也玩得特溜,她的网名叫“不忘初心”,我问她的初心是什么,她说年轻时就爱漂亮,老了更要漂亮。

正在这时候,部门头头发了两个字:咳咳。群里一下子安静了,可不,上班时间快到了,说好上班时间不准聊天的。紧接着头又发了一排字:谁还没有个诗意的网名啊?大家更是集体禁言,就是啊,身高一米七八,体重据他自己说有一百公斤、壮硕如牛的头的网名叫“人比黄瓜瘦”!

大家V微语



□苏岑

●即便是不懂画的人,也能一眼看得出中国画和西洋画不同之处:西洋画,满;中国画,空。一张画纸,画得满满当当不留一点空白,是西洋油彩画;一张画纸,寥寥数笔丹青于白宣之上,是中国画。

●中国画的最高境界,在于水墨留白。中国话的最高境界,在于话音留三分。

●有些话,想说五句,其实只需两句对方便明白意思。剩下的三句,跟主题不再有过多关系,只是满足你的倾诉欲,听多了,对方反而会腻。

●越是话多之人,往往挚友不多。一则话多总易误伤旁人,二则讲得太明白,别人会减少了与你交心的兴趣。

●真正有分量的人,只会讲有分量的话。一个敢于少讲话的人,必定是对自己话中传达的威力有信心的人。

●衣若素雅,能凸显你的脸庞。妆若清淡,能映出你的气质。着墨少一点,否则它会抢了要害之处的风头。人生需要留白。

●那些人生的留白,让你看起来更为丰富。

●一个会布局的人,永远不会把人生塞得太满。

丑鸟

□王忠范

乌鸦一身黑羽毛,大嘴直直的,叫声也沙哑,很难听。我说是一种丑鸟。祖父却不这样认为,他讲乌鸦救主的故事,说是乌鸦集体行动保护了努尔哈赤的性命。他告诉我,乌鸦是黑了点,但它们的心并不黑。

请半年创作假到林区体验生活,住密林深处的青山宾馆2楼,没想到竟与乌鸦处为邻居。房间的窗前,有一棵上了岁数的老柞树,苍劲的枝影像素描一样印在玻璃上。那日,只见几只小鸟在树下地上衔蒿棍或者草叶,又一口一口地辛勤搭垒,终于在树卡上建成了一个圆圆的新窝。没过几天,一对老乌鸦住进了空中别墅般的新家,它俩就是小鸟们的爸爸和妈妈。母乌鸦骨瘦如柴,似乎软弱无力,这也许是因为哺养小鸟累的。我明白了:小鸟为了感谢爸爸妈妈,特意建造了新居,让它们安然地享受着。

这个阶段,母乌鸦整天趴在窝里像是休长假。孩子们天天飞出去,捉回来各种各样的小虫,一条一条地喂给乌鸦妈妈。乌鸦妈妈吃饱了,兴奋地抖起羽毛时,孩子们就围拢过来,跟妈妈紧紧地贴在一起,还不时呱呱地交谈几句,那样亲近、多情。尽管是欢快的时刻,小鸟们的眼睛也总是巡视着外边,它们警惕性很强,不准谁来伤害它们的妈妈。

一个风雨天,小灰鼠趁机爬上树来,眼睛盯着乌鸦窝贼溜溜地直转。小鸟们发现了,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,用尖嘴刺,用翅膀扇,用勾脚踹,谁都奋不顾身。小灰鼠顾头顾不了屁股,狼狈地逃窜了。这时,小鸟们像有分工似的,有的留在家里守望,有的飞出窝给妈妈捉小虫去了。

过了好多日子以后,妈妈恢复了强壮的身体,小鸟们便纷纷飞走独自生活了。可它们没有忘记这个家,常常飞回来看望爸爸妈妈,带着问候,带着并不好听的歌声。

乌鸦虽然很丑,但它们爱家敬母之举着实令人感动。我不懂乌鸦的心灵活动,也不知道它们怎样思维的,可我想到了我们人类。那么,我们如何看表象,又怎样评说有些人呢?



古人都会拉黑朋友圈

□雷炳新

作为竹林七贤之一,山涛带头背叛团体初衷,本来就已经被队友们鄙视了,可山涛还想推荐嵇康去当官,嵇康一气之下便写下了一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。

这篇绝交书,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。嵇康申明了自己生性疏懒,不适合做官,字里行间流露着山涛竟不了解自己的遗憾,最后还没有忘记对昔日好友的挖苦讽刺,同时向自己的朋友圈宣称要跟他绝交。

同样的情形,还发生在清朝的李光地和陈梦雷身上。

李光地和陈梦雷同朝为官,三藩之乱时,耿精忠想邀李光地和陈梦雷入伙,并分别扣押了他们的家人来威胁他们。没办法,两人不敢拒绝,但是他们心里都知道耿精忠成不了大事,于是商量着采用一走一留的办法。陈梦雷留下来刺探内情,李光地走了,并借机给朝廷汇报情况。

后来,耿精忠事败,李光地向朝廷上了一道《密陈机宜疏》,引起巨大震动,并获得褒奖,而陈梦雷却被人告发为叛军同伙,流放关外。

昔日的好友为了自己的前途背弃了约定,以沉默诬陷了自己。陈梦雷气愤难当,写下了四千字的《与李光地绝交书》,痛斥李光地“护已往之尤,忌共事之分工,肆下石以灭口”“欺君卖友”,算是看透了这个曾经的好友。

文人间以绝交书断交,既彰显了古人清高肃严的品性,不失庄重决然,又在无意间挥就了自己斐然的文采,不乏名作。

割席、割袍,或是发表绝交书,这些绝交方式都很有仪式感,且成为古人生方向的风向标。